商學院誓詞

陳 安

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期間，每年五月中旬的戶外盛大畢業典禮常使我感到興奮。我自己也作爲畢業生出席過一次。各不同專業院、校的畢業生，在校長先後報出其校名後，都會立刻歡呼着站起來，做出各具特色的熱烈反應，如國際事務學院學生高舉雙手揮舞萬國小旗，新聞學院學生向空中拋撒報紙碎片，我們圖書館學院的學生當時揮動的則是圖書目錄卡片（由於信息的迅速電子化，現在可不能用這過時之物了）。

最特殊的是醫學院畢業生，他們神情嚴肅地站立起來，齊聲朗讀起「希波克拉底誓詞」，在其頭頂上，則飄舞着由橡皮手套吹大的「氣球」。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臘醫師，世界「醫學之父」。誓詞並非他本人所撰，但冠以他的名字，可使一代代新醫生倍添神聖之感，使他們更好地履行誓詞內容，做一名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只爲病人好處着想」、「永不傷害任何人」的好大夫。

商學院先前被一叫到，全場就發出一片宏大的噓聲，這似乎是一種蔑視，一種對商業、對物質和金錢的鄙夷。商學院畢業生則報之以一片歎息之聲。但九·一一事件之後，這片噓聲和歎氣聲就消失了，因爲商學院有很多名歷屆畢業生死於恐怖分子對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突然襲擊。

最近這次畢業典禮，我未能去看，因我已退休。在金融風暴、經濟衰退帶來的暗淡日子裡，不知哥大應屆畢業生（其畢業就可能意味着失業）又怎樣看待商業，怎樣看待華爾街。有沒有又發出一片噓聲？是否又有一片歎氣聲相隨？

但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時代》周刊上讀到一篇報道，說亞利桑那州一所商學院——雷鳥全球管理學院今年的畢業典禮開得好，尤其好在畢業生在院長帶領下一起朗讀誓詞，當然不是希波克拉底誓詞，而是該校專爲畢業生寫的誓言。

這顯然是在經濟危機時期對往昔錯謬的反思，是對商界所有不良行爲的否定，頗具現實意義，筆者特將之迻譯如下：

「我將努力做到行爲誠實和正直。我將尊重所有人的權利和尊嚴。我將努力創建世界性可持續的繁榮。我將反對一切形式的腐敗和剝削行爲。我將對我自己的行爲負責。對於這些準則我會說到做到，我希望，我可以享有誠實的名聲和良心的安寧。」

劉白羽在《五台山下》

許定銘

北京通州人劉白羽（一九一六至二〇〇五）是抗戰期間成長的作家。一九三八年夏天戰況激烈，熱衷寫報告及小說的文藝青年劉白羽加入了「抗戰文藝工作團第一組」，決心以行動報國，隨團隊潛入敵人的大後方，把所見所聞宣之筆墨以鼓動人民抗戰。那一年他們從陝北出長城，由綏蒙邊境渡黃河，縱貫晉西北，闖同蒲路，涉滹沱河，到五台……在敵人後方的游擊區裡走了六千里路，通過三次封鎖線，最後到了延安。劉白羽在這長途的跋涉裡寫了不少報告和小說，結集的有《游擊中間》、《八路軍七將領》、《藍河上》和《五台山下》。

《五台山下》（生活書店，一九三九）有一四九頁，收《五台山下》、《金融篇》、《棉花》、《燃燒着的森林》和《總的破壞》五個短篇。這裡有醒覺的新農民，有敵人在金融界對我們的侵略，有知識分子在逆境中的奮鬥，有山溝裡木材的爭奪戰……都是這年內劉白羽親歷的境況，他把他們寫出來，寄到遙遠的南方出版，讓國人知道這邊的苦況和抗敵情緒的激烈。

劉白羽在寫於延安的《後記》中說，因交通阻隔，他也不知自己能否看到這本書的出版，臨寄出稿件之時，依依不捨，一再捧讀、細撫，希望它是一顆黍粒，會發起芽來……

眞愛的襟懷

劉 陽

上美學課，給學生們播放曾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瑞典影片《教室別戀》，嘖嘖聲一片。引起這些少男少女驚訝的，不是少年史迪愛上自己的女老師薇拉，而是當薇拉的丈夫弗蘭克最終得知一切後的那份平靜。他沒有暴揍史迪，卻坐下來，給他放古典唱片，絮絮喃喃地引導他欣賞藝術。看到這裡，孩子們紛紛撇嘴：世界上怎麼可能有這樣的風度！

我對他們說，你們知道林徽因的故事嗎？

親婉麗，記溫存，丁香小院共黃昏。才女林徽因嫁給了風度翩翩的梁思成。這本來已經是天造的美眷。偏偏，美人誰見不猶憐？愛之箭又悄然於另一個男人心底劃開了圈圈漪漣。這個住在梁家後院的他，就是我國著名邏輯學家金岳霖。

學生們剛學過形式邏輯，知道這個名字。他們興奮地抬着臉，聽我講下去。

梁思成從河北考察古建築回來，林徽因歉疚地對他說，思成，我痛苦極了，我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你，現在還有老金，你說，我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你們可能認爲，這對於我們文弱的建築學家是一記晴天霹靂。也不盡然。梁思成清楚地知道，愛妻與金岳霖欲分手而不得，他更加知道，面對愛妻，金岳霖其實是戀慕已久的了。

原來，主攻邏輯學的金岳霖，青年時代起深受西方教育風格熏染，生活上也相對更西化些。譬如，早晨做好麵包餐點後，他會讓人給林徽因也送一份去。平時，和梁氏夫婦一起喝茶聊天，也是經常有的。梁思成早明白「老金」的這份心意，卻未曾料到已如此之深。作爲一個丈夫，一方面他無疑感到純然的苦澀，畢竟，她是自己的愛妻。另一方面呢，他又深深地覺得欣慰，因爲這樣的事，妻子如此眞摯地向他和盤道出，不帶半點兒矯飾，又顯示出了對他這位丈夫的何等尊重、何等坦誠！

是啊，該怎麼辦呢？

學生們笑了。

你眞得承認，有些人物，注定從出現起就讓我們這些後人瞻仰。想了一整夜，梁思成感到，自己確有不如金岳霖處，更重要的，是他覺得，應該同樣尊重愛妻身爲一個自由個體生命的愛情選擇。於是，翌日，他和林徽因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你是自由的，假如你選擇了老金，我可以選擇離婚，同時，仍然祝願你們永遠幸福。

說這番話的時候，兩個人都哭了。

林徽因把丈夫的話轉述給金岳霖聽。這又是一個眞正優秀的人。金岳霖聽着，聽着，緩緩地，說，思成能說這樣的話，足見得他對你的愛有多麼深，多麼眞，我不能傷害一個眞心愛你、待你的人。我退出吧。

他退出了這場愛情的角逐。此後，金岳霖終生未娶。非唯如此，終其一生，三個人保持着純潔的友情。金岳霖去世時，還是林徽因的兒女爲他送的終。

講完這個故事，學生們沉默。我繼續問，你們能懂得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那種襟懷嗎？

或許，時代已大大不同，他們還年輕，無法參透這樣的情感。然而痴長他們幾歲的我，從中又敢說讀懂了幾分呢？良久，一個學生站起來道，老師，這是否可以看成受西方教育影響後自覺產生的一種精神？

我想了想，回答他，西方也有類似的眞人眞事。那發生在雨果和他的妻子間。有位著名文學批評家，聖伯夫，非常崇敬雨果。他不由自主地愛上了大文豪雨果的妻子。這次，兩人發生了曖昧關係。聖伯夫在寫作上有失檢點，將這件事公開了。雨果的書簡卻透露，當他收到聖伯夫的信，表示對自己的夫人懷有渴慕之意後，他也顯示了既不失尊嚴、又顧全他人體面的氣度。

是不是很有些可比性呢？

縱然有這樣的外國例子現成地擺着，細一想，我還是趕忙對這位學生補充說，也不必完全看成西方文明的滲透，我們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裡，也有人有着這等胸襟風度，無非表現不同，很多事，很多高尚的做法，我們這些俗人沒看見罷了。即便看見了，我們也很難超越自己的習慣去理解罷了。

似懂非懂地，若有所思地，學生們點了點頭。你能接受追求你愛妻的男性嗎？反過來，也一樣，你能接受追求你夫君的女性嗎？

對我的學生們而言，這問題拋出得委實太早了。那麼，我應該拋給誰、我又有沒有把這個問題拋給誰的資格呢？

雙重標準下的蘇聯反貪困局

樂 朋

蘇聯解體的成因之一是權力腐敗。特權階層瘋狂斂財肥己，平民百姓怨聲載道。執政的蘇共和蘇維埃政府爲何放任腐敗蔓延，他們沒有開展反貪懲腐嗎？

答案相反，蘇聯的反貪之弦從未放鬆，且越繃越緊。這從定罪的腐敗分子的數量變化，即可印證：一九五七年一千八百人，一九七〇年三千人，至一九八〇人達六千人。查處的腐敗分子幾乎每十年就翻番，反貪力度不可謂不大；但以權謀私、貪污受賄者，卻似離離原上草，除不勝除，越割越多。究其根源，重要的一環就在，查處腐敗案實行雙重標準，即「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反貪「只打蒼蠅，不打老虎」，一觸及高層權力關係網便迴避、包庇，使之陷於尷尬的困局。

以貪污受賄爲主要形式的腐敗，其涉案者大都是蘇共領導幹部，其中不少人又有盤根錯節的權力關係網，有的涉及黨和國家高層人士，如部長、州委書記、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以至蘇共一把手勃列日涅夫的家庭成員。反貪能否堅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高官及其親屬子女同樣不縱容、不庇護，這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蘇聯在這個問題上所採取的，是選擇向腐敗妥協，反貪而處罰不公。於是，民衆乃至反貪機關的熱情和工作力度，不能不打折扣。雙重標準下的反貪，大抵有幾種形式——

高舉輕打式：反貪之劍高高舉起，但落到高官頭上則輕描淡寫，一晃而過。發生在阿塞拜疆共和國的買官賣官、地下詐騙大案，中央委員、第一書記阿洪多夫雖被解除一把手職務，幾個月之後又到科學院任副院長。格魯吉亞第一書記、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姆日阿瓦納澤和第二書記丘爾金的受賄案被揭發後，蘇聯當局卻讓他們免於法律懲處，丘爾金雖被開除黨籍，但又任命他去做卡利寧州消費合作社的頭頭，繼續爲官；而姆日阿瓦納澤更逍遙，不但保留黨籍，還享受比普通人最高養老金多四倍的特別養老金。

找替罪羊式：在團夥腐敗案件的查處中，尋找一人做替罪羊，放過主要責任人，庇護大批腐敗官員。如在吉爾吉斯共和國，六十年代出現一個涉及整個黨政領導班子的大案，黑市商人和詐騙團夥建立幾十個秘密工廠、農莊和大麻種植園，既不註冊登記，也不納稅，全部收入由這些經濟罪犯和吉爾吉斯領導層官員共同分贓。案件被克格勃偵破、上報蘇共中央；但處理時，竟只有一個部長會議副主席和地下黑市的詐騙犯受到審判，其中三人被槍斃，吉爾吉斯中央第一書記安然無恙，其餘衆多黨政高官也僅以撤換了事。這樣，以對一個替罪羊的懲治，彰顯了反貪決心，而實際上，保全了大批腐敗官員。

爲高官諱式：腐敗案只要涉及到蘇聯黨和國家高層領導，便千方百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後不了了之。如一九八二年破獲的最大商業舞弊案，牽涉莫斯科市商業總局局長特列古博夫，以及聯邦政府商業部部長斯特魯耶夫和許多商界老總。但因爲特列古博夫和政治局委員格里申關係密切，於是僅把特列古博夫處死、讓斯特魯耶夫退休，即草草收場。又如內務部部長曉洛科夫腐敗案，由於涉及勃列日涅夫女婿丘爾巴諾夫(受賄六十五萬盧布，約合一百〇五萬美元)，也同樣諱而隱之，不再深究。麥德維杰夫在一部傳記中談到，他於一九九一年翻閱布里亞采和一些不法商人的案卷，發現起訴書、審訊記錄、判決書列有無數侵吞國家財產、貪污受賄的材料以及沒收珍寶的長長單子；但這些「附有數百件各種證明文件的案卷裡根本沒有提到受審人同加林娜·勃列日涅娃、曉洛科夫家族、格里申家族或勃列日涅夫本人的關係」。爲什麼？就因爲布里亞采和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林娜交往甚密！反貪反到蘇共最高領導家裡去了，除了偃旗息鼓，掐斷所有線索，爲其隱諱，還能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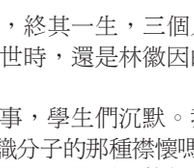
雙重標準下的蘇聯反貪，注定是有限度的，不徹底的，不公正的。在蘇聯當時的政治架構下，法律只是權力的奴婢，反貪機關爲層層權力關係網所左右，既力不從心，也做不到眞正依法辦案。他們得看權力高官的眼色行事。一把手說了算，司法不獨立，反貪便只能蜻蜓點水，一面時不時在打幾隻「蒼蠅」，以平「民憤」，一面又放縱、庇護「老虎」，在反貪的名義下庇護、包藏大批貪污腐敗分子。他們眞的是左右爲難。不反貪，老百姓有氣，於國家不利；眞反貪，觸及權力關係網，高官不願意，自己的烏紗也不保。這種反貪困局，不是反貪機關本身所能破解的。當貪污腐敗呈集團化、網絡化態勢，蘇共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一家子陷於腐敗的泥淖，而勃氏本人又親自出面爲其好友、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委第一書記梅杜諾夫等受賄高官說情、加以保護的時候，蘇聯的反貪便只能反下不反上、反小不反大，以失敗告終。對蘇聯特權階層而言，徹底反貪，無異於自斷手足，自我葬送身家性命！他們會有這種自我革命的勇氣嗎？

註：文中蘇聯材料，見二〇〇八年第六期《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造化（攝影）陳柏榮

武夷岩茶與公泰茶莊

許 揚



不久前，「泡茶英雄會武夷茶月賽」在福州舉行，福州公泰茶莊選送的水仙和肉桂等兩種武夷岩茶茶樣，經專家評判，雙雙奪得了這兩個月項目的月冠軍。中國茶業泰斗張天福揮墨專門爲其題寫了「公泰名茶」的橫幅。

公泰茶莊，是閩東寧德市人士翁明珍於一九四一年創辦的，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翁明珍是現在公泰茶莊莊主老山（正名孫康榮）的外祖父。據悉，當時的公泰茶莊在閩東一帶久負盛名，主要經營閩東的綠茶、白茶兼營武夷山的岩茶和紅茶等，這些茶葉除了內銷外，還經福州港銷售東南亞一帶和港台地區。爲此，公泰茶莊在海內外有相當的名氣。

老山從小喜歡飲茶，但由於家境貧困，小小年紀不得不爲生活奔波。他擺過書攤，修過鐘表，做過小生意，直至九十年代初期才開始涉及茶業，先後創辦過幾家茶藝居，與茶爲伴，開始了茶業人生。在經營茶藝居中，他認識到茶葉存在着巨大商機。二〇〇四年，他決定重振外祖父茶業，恢復開辦老字號公泰茶莊。

公泰茶莊恢復之初，經營的茶葉南北品種都有，漸漸地他感受到武夷岩茶的魅力，從而對武夷岩茶情有獨鍾。於是，他決定茶莊專營武夷岩茶和紅茶。老山說，作爲茶人，他在繼承外祖父經營之道的同時，努力鑽研並在提升武夷岩茶、紅茶品質方面下了苦功，從中悟出了號稱「道茶」的武夷岩茶之道韻。

武夷山茶注重岩韻，即以「香、清、甘、活」者爲上品，表現在「岩骨」、「岩韻」「懷底香」等方面。老山對武夷岩茶愛之深，並對白雞冠情有獨鍾。他說，白雞冠與大紅袍、鐵羅漢、水金龜並稱爲武夷岩茶四大名叢，因白雞冠產量稀少，一直被蒙上一層「猶在深閨人未識」的神秘面紗。

白雞冠原產於武夷山大王峰下的止止庵道觀白蛇洞，相傳是宋代止止庵道觀住持白玉蟾發現並培育的茶種，其乾茶有淡淡的玉米清甜味。白雞冠主要作爲該觀道士靜坐修道的輔助調氣養生的茶飲，也稱「道飲」。武夷山在道家眼裡是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十六洞天，白雞冠正是其獨特的調氣養生功效邁出第十六洞天「道茶」的地位，從而登上了四大名叢金榜之列。因爲它的葉齒形似雞冠，又爲白玉蟾所創，故名「白雞冠」。

爲能夠保持武夷岩茶的品質，老山與武夷山朋友合作，分別在武夷山景區內和桐木關租地種茶達五百多畝。這五百餘畝茶山所植茶種都是由老山親自選定的，在採摘茶葉時，他大部分時間都會在武夷山親自進行指導製茶。

他表示，有了自己的茶山，不僅能保證茶量的供應，更關健的是茶葉的品質才有保證。他說，一般武夷山岩茶都只帶有花香，而經他指導製作的岩茶還帶有不同的果香，尤其是其中一種帶有水蜜桃的清香，讓茶客齒頰留香。

老山說，自從他悟出武夷山岩茶的道韻後，他悉心地對每一個前來消費的客戶從聞茶香到品茶韻進行系列宣傳，讓前來消費的客戶眞正感受武夷岩茶的韻味，從而使這個茶莊吸引越來越多的茶友，尤其是受到許多在天南地北打拼的閩商的青睞。

貞操的神聖性

冬 泉

英國作家哈代長篇《德伯家的苔絲》，相信它曾多年纏繞許多人的心靈，甚至終生駐紮。書中最吸引人的，恐怕還是女主人公苔絲手刃闊少爺德伯的懸念。德伯是奪取苔絲貞操的無恥惡棍，姑娘由此一生深陷痛苦的泥淖。當然，這不幸根源之中也含有苔絲的迷信，也有當時生活邏輯的操弄。然而，可不要忘了，苔絲對闊少爺德伯出手，並非是失貞受辱的當時，而是她無奈但自願淪爲德伯情婦之後。所以從常情上說，因貞操之名而起殺心，苔絲似乎已失去正當防衛的理由。

這就牽涉到苔絲命運中的安吉爾少爺了。他們彼此深愛，曾因自身愚昧，加之誤會，心碎欲裂地分了手。等到眞相大白，兩人破鏡重圓之時，苔絲感到非殺了少爺德伯不可的強烈衝動。德伯當年奪去了苔絲的貞操，後來再使她重新淪爲情婦，這兩件事都大大傷害了苔絲對安吉爾的愛情。苔絲認爲安吉爾是上天許配給她的夫君，也即今天人們愛說的「貞操之傷」。

闊少爺德伯哪裡明白女人貞操所含的神聖性？這神聖性又被苔絲的執著、激情和勇氣演繹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就是名著《德伯家的苔絲》的力量，無論時光歲月過去多久，也無論時尚娛樂多麼盛行，只要你靜心下來捧讀它，就會被它「吞沒」。這是巨大的精神震撼，用高爾基的話來說，就像後腦勺遭結實木棍猛擊，你須全無意識地沉默好半天才能回過神來。是，凡有資格被稱爲「文學名著」的作品都是這樣的木棍。這木棍又是故事，是人的具體命運，而令你昏厥的一擊則叫物傷其類。苔絲確實有點「缺心眼」，犯不着斷送苦盡甘來的新生活。可是她，好傢伙，要向天下所有男人宣示：除非本人自願，女人貞操不可隨便碰，否則拿你的頭來。

「眞命天子」。貞操是留給安吉爾的，但被闊少爺德伯蠻橫奪去，接下來他又趁人之危，再次奪去，開始更具深度的蹂躪和踐踏。如此一來，烈女子苔絲唯有用仇人血來療傷——

留洋女子「第一」多

黃 元

一百二十多年前，中國去國外讀書的女留學生可謂寥若晨星。那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影響仍然不小，女子不纏足都被視作「怪物」，何況負笈海外讀書求學？儘管維新派提倡女學，但是漂洋過海去異國他邦求學，確乎需要足夠的勇氣與毅力的。

第一位女子留學生

一八八一年，一位年僅十八歲即已掌握了日文和英文的中國少女，從日本東京登上駛往美國紐約的客輪，遠渡重洋去留學。她叫金雅妹，是「中國女留學生第一人」。

金雅妹，浙江人。三歲時父母雙亡，由父親生前好友、美國駐寧波領事麥嘉地博士收爲養女。一八七二年，她隨受聘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麥嘉地來到日本。養父見她天資聰穎、勤奮好學，決定送她去美國深造。抵美後，金雅妹進入著名的紐約醫院附屬女子醫科大學學習。一八八八年，她以第一名優異成績畢業，起先在美國工作，後回國在廈門、廣州、成都等地創辦私人診所。高尚的醫德、精湛的醫術，使金雅妹深受人們尊敬，享有極高的聲譽。

第一位國際女代表

那時，由於社會對女子的歧視，女留學生職業志趣的選擇受到很大限制。「古稱不為良相，願為良醫。我輩不幸作女子身，無從展布經猷、副霖雨蒼生之望，盍相與潛心醫學，以倉公術活斯民乎？」這多少透着些無奈的話，道出了女子留學選擇醫學專業的緣由。

差不多和金雅妹同時出國學醫的，還有幾名傑出的女性：福建女子柯金英和江西女子康愛德。一八八四年，柯金英得到福州教會醫院資助，赴美國留學。她一八九四年畢業於費城女子醫科大學，回國後主持福州的教會醫院。一八九八年，去英國倫敦出席世界婦女大會，成爲中國出席世界婦女國際會議的第一位代表。康愛德七歲時即由美國傳教士帶去美國學習，「遂通數國語言文字，天文、地質、算法、生光化電、繪畫、織作、音樂之學」。美國老師這樣稱讚她：「無謂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與吾美之女子作比例，愧無地矣。」大學畢業後返回故里，在南昌開辦醫院，醫術高明、聞名遐邇，一年接治患者八千多人。

第一位開業女律師

人們的觀念在更新。一九〇二年後，女子出國留學逐漸蔚爲風氣。不僅有留美的，還有去日本、英國、法國留學的。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後，有幾千學子湧向日本求學，其中女子數百名。她們也不再滿足於學醫治病救人，所學專業開始擴展到社會科學領域，探討民族興亡與婦女解放問題，擔負起原先只有男子才能承擔的社會責任。

就讀日本東京青山實踐學校的湖南女子唐群英革命熱情很高，同盟會成立時她是第一個簽字的女會員。辛亥革命後，會內一些人爲迎合封建勢力的需要，取消政綱中「男女平權」的內容。唐群英聯絡同仁，奔走呼號，力主男女平權。還有一位叱咤風雲、敢作敢爲的廣東女子鄭毓秀。她十四歲即去日本求學，十五歲加入同盟會，成爲反封建的一員猛將。一九一〇年，她從天津運送炸藥至北京，協助汪精衛刺殺載灃。一九一二年，她年僅二十一歲即組織暗殺袁世凱；雖未成功，卻也把這個皇帝迷嚇了個半死。後來鄭毓秀去法國留學，一九二四年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上海開辦律師事務所，成爲中國第一位女律師。

第一位大學女校長

民國後，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留洋女學生總數達一萬多人，美國是中國留學生增速最快的國家，超過千人。其中之佼佼者，當數日後成了大學女校長的吳貽芳。一九二二年，江蘇女子吳貽芳赴美國密西根大學留學。一九二六年，一位訪美的外國總理，發表演講時信口雌黃，污衊說：「中國不能算一個國家。」吳貽芳聽後憤怒至極，連夜奮筆疾書，寫成聲討文章，刊於第二天的報紙，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吳貽芳於一九二八年獲生物學、哲學雙博士學位回國，應邀主持美國基督教會創辦的金陵女子大學，成爲這所大學也是中國大學的第一位女校長。